

最忆过年春联红



过了腊八就是年,这话的确不错。我们垵下是鄂东的一个小山村,腊八节过后,村里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氛,购年货、置年糕、买新衣、挂灯笼、贴春联等热闹事随处可见。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,是家家户户贴的春联,这满眼的中国红,最是浓郁的春节特色。

过去没有商店印刷好的现成春联,人们都买来大红纸,裁成对联样式后用毛笔书写。父亲是中学老师,垵下里过年写对联的事,自然都由他代劳。从儿时起,我便见年底里父亲最重要的事,就是替乡亲们写春联。腊月二十刚过,乡亲们就陆陆续续把红纸送到我家,父亲便在堂屋的方桌上忙活,一张红纸一般能裁成三副对联,裁好后按字数折叠成小方格,展开后再书写。

那时的墨要在砚台里研磨,这活常由我和阿姐代劳,研好浓稠墨汁,父亲便念念有词,悬笔用楷书工整书写,我们再小心翼翼把写好的对联摆在地上晾干,若是晴天,还会搬到屋外场子上晒,墨香阵

阵,红联映目,满场喜庆惹得邻居纷纷来欣赏评点。

对联内容,或是父亲收集保存的,或是他现场创作的,都是贺春应景的词句。看着父亲写罢满足点头微笑,我们和送纸的乡亲也都开怀大笑。后来我师范毕业,父亲便让我帮忙为乡亲写对联,裁纸、折叠甚至撰写对联我都做过,曾有邻居让我把父子名字嵌入对联,那副对联还引得正月走亲访友的人连连称赞,让我满心欢喜。

此后家里的对联便由我书写,我常收录报纸、电视上的好对联,也自撰送旧迎新的词句,把时代进步、社会和谐写进春联,贴在门楣。

“千家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新年门楣上的春联,满眼喜庆,予人愉悦。春联是传承,是喜庆,火红的纸页里,藏着人们对美好的期许。如今春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愿这洋溢着中国红的春联,绵延不断,永放光辉。

许正旺

画马贺新岁

彩笔描驹气宇昂,
金鞍耀日贺新章。
蹄轻踏碎寒云色,
鬃劲摇开吉岁光。
跃户祥风萦福宅,
行空骏影焕韶阳。
新年共驭青云路,
万里鹏程事事昌。

叶樟达

咏竹椅

摇鸾摆凤揽群星,
抱节冲霄映翠屏。
冰碧吟风山色秀,
樵门坐椅姓名铭。
何曾泼墨留书册,
照样燃柴煮汗青。
自有匠心长守望,
千年不失祖传经。

田草

作品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一锤年糕 一味乡愁

江南的年味,是从老灶台的蒸汽里漫出来的,是被木槌敲进石白的软糯里藏着的。白墙黛瓦间飘起若有似无的米香,村口老槐树下传来“砰砰”的槌声,便知是打年糕的日子到了。

冬日清晨,薄雾萦绕田埂,村落被老灶台的烟火唤醒。村民搬出村里唯一的青石臼,青灰色石面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,静静守着世代相传的年味。妇女们围在灶台边,将浸泡整夜的糯米沥干,倒入竹筛反复揉搓,吸足水汽的米粒颗颗饱满莹润,在晨光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

蒸米是打年糕的关键,硕大的竹蒸笼架在灶上,柴火噼啪作响,热量源源不断送入笼中,不多时,洁白蒸汽裹着清甜米香喷涌而出,漫过灶台、穿过窗棂,在庭院织成温柔的网。糯米蒸得软糯透亮,便由壮汉合力抬着,一股脑倒进石臼,浓烈米香引得孩童围在一旁,踮着脚尖探头探脑。

打年糕的重头戏,藏在这一锤一翻之间。壮汉抡起沉甸甸的木槌,借腰腹之力狠狠砸向糯米,妇人则手持湿布,趁木槌抬起的间隙飞快翻拌,动作娴熟利落。孩童们耐不住性子,捻起年糕粒塞进嘴里,清甜滋味惹得众人欢笑,嬉闹声、笑语声与槌声交织,在村落久久回荡。刚打好的年糕带着石臼余温,软糯有韧性,裹上黄豆粉入口,清甜在舌尖化开,米香醇厚绵长。

离乡求学工作后,吃过再多精致糕点,都及不上记忆中的热年糕。城市里没有青石臼与木槌声,更无邻里围坐的热闹,即便买到年糕,也少了独有的烟火气与人情味。岁末将至,耳边总会响起熟悉的槌声,鼻尖萦绕米香,那是故乡的召唤。一锤年糕,锤的是岁月的仪式感,品的是烟火里的乡愁,这份温暖的牵挂,早已刻进心底。

沈明仙

白梅

树树凌寒独占魁,
寒风已送暗香回。
琼衣款款飞斜月,
玉貌尊尊入镜台。
沽酒欲同高士醉,
吟诗还盼美人来。
凛然俏立临霜雪,
不与桃花一处开。

李盛仙

寻医记

辗转楼廊问岐黄,
银灯照影查周详。
切片凝眸窥细胞,
柳叶刀下细裁量。
忽报云开见明月,
泪落春风满衣裳。
从此深知白衣重,
仁心托起众生康。

叶甫荣